

珍藏版

世界全史

53

世界 中世纪史 世界 古代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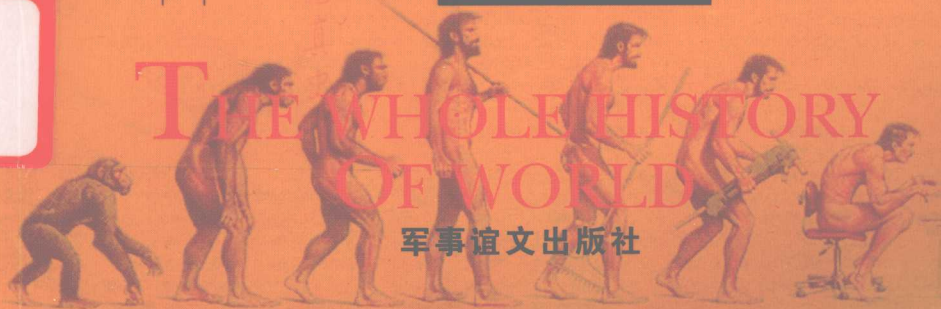
世界 近代史 世界 现代史

世界 当代史 中国 通史

中国 秘史 中国 野史 中国 逸史

THE WHOLE HISTORY
OF WORLD

军事谊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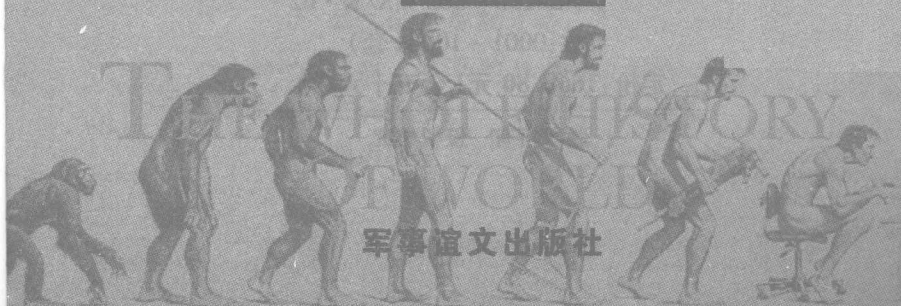


K1
19-53

世界全史

珍藏版

53



军事谊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全史/李元秀、武迪……等(编委会)选编.—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2005.09

ISBN 7-80150-500-X

I. 世… II. ①李… ②武… ③编… III. 世界—历史—
通俗读物 IV. 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8253 号

世界全史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1号100011)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850×1168mm 大32开 570印张 8500千字

2006年4月第1版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50-500-X/K·62

印数:0001-1000(套)

定价:1668.80元(全五十六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众所周知,了解世界的过去和现状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学习和掌握世界历史。学习和掌握世界历史,可以在了解世界历史知识的同时,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入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更好地鉴别各种历史事件的是非曲直,讴歌人类的真、善、美;鞭挞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假、丑、恶,与时俱进,做历史发展潮流的推动者和民族振兴的建设者。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新世纪的中国人正肩负着复兴中华的千秋伟业,要追赶和创造世界潮流,就必须面向世界,认识世界和了解世界。我们不但要了解世界的现状,而且要了解世界的过去,只有这样才能继往开来,把握住世界的发展趋势,因势利导,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鉴于此,我们精心推出《世界全史》一书,以飨读者。《世界全史》全书包括《世界通史》和《世界野史》两大部分。

《世界通史》以时间为经,以国家或地区分布为纬,系统地叙述了整个世界从人类起源到二十世纪末的历史,包括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及当代史五大版块。用全面的观点,对史实进行辩证阐述。



《世界野史》与《世界通史》的历史背景紧扣互应,将视角投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反映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举凡军国大事、居家琐事,事无巨细,只要其中蕴含着典型的历史意义,可供后人借鉴,我们都一皆覆载,供广大读者指点评说。

全书体系明了、视野开阔,内容翔实,极富可读性,既是一部史学专著,更是一部面向广大读者的普及性图书,读者徜徉其中,轻松自由地获取你希望得到的知识。读史使人明智,相信此书献给广大读者的不仅仅是丰富的历史知识,更多的是一把把面向世界,开启智慧,进而改造世界的金钥匙。

编者

2005年8月



目 录

承大统旁支人继 议崇封聚讼盈廷	14157
行新法误用怪僻人 引刑律狡脱谋夫女	14168
进图画郑侠谏主 咏诗句苏轼贬官	14177
进贤臣朝政清明 黜奸党人民悦服	14186
绍述事众奸佞登朝 恃宠爱刘美人进谗	14195
兴冤狱皇后修行 生太子贤妃正位	14204
黜邪任贤政治清明 继志述事朝纲紊乱	14213
郑贵妃宫中专宠爱 张天师殿上显神通	14222
信方士大筑宫观 导微行私人青楼	14232
皇帝吃醋借端逐词人 女子观灯乘机窃金盏 ...	14240
艮岳成山禽飞鸟舞 睦州肇乱财尽民穷	14249
贪小利背盟纳降将 请内禅刺臂上血书	14259
罢战议和益炽寇氛 去忠留奸竟犯众怒	14268
促进兵老将捐躯 通蜡书宰相误国	14277
挖目脔肉庸臣结果 割须弃袍老贼逃生	14286
赴敌营万民挽驾 立异姓二帝蒙尘	14295
贪生怕死皇帝作俘虏 应天顺人蕃王继大统 ...	14304
诵唐诗遗恨渡河 幸浙省迁都避寇	14313
英雄美人成眷属 保母宫女殉殇儿	14321
吴嫔御雕弧退兵 梁夫人桴鼓助战	14330
兀术悬赏出江口 岳飞引军复建康	14339
充内间夫妇同归 誓报国弟兄著绩	14348



复襄汉岳家军施威	保江淮韩太尉克敌		14357
平水寇单骑赴贼巢	请终丧结庐傍母墓		14366
勇吴淝力障陇蜀	智刘珮计守顺昌		14375
诏班师千秋遗恨	坏长城三字沉冤		14385
受册封迎还母后	贪富贵假冒帝姬		14394
刺奸相义士丧命	遇行者太师惊心		14403
伏冥诛报应昭彰	立皇嗣择人付托		14412
弑君主篡夺大位	杀嫡母灭绝人伦		14421



承大统旁支人继 议崇封聚讼盈廷

话说狄青获胜之后，深恐智高为人狡猾，就此潜逃，便难擒拿，所以决不休息，挥军亟进，果然不出狄青所料，宋兵追至邕州，智高已纵火焚城，夤夜遁去。宋兵进了邕州，扑灭余火，查觅智高，竟无踪迹。适有一具尸体，身穿龙衣，众将都目为智高，说 he 已死，拟即上闻。狄青连连摇头道：“安知非诈？我宁失智高，不敢欺君冒功。”遂据实具奏。

仁宗接得捷报，喜慰非凡，谓庞籍道：“狄青果能一战成功，卿可谓有知人之明了。”乃诏余靖经制广西，追捕智高，召狄青、孙沔还朝。擢青为枢密使；沔为枢密副使，南征将士，均各赏赉有差。智高母阿依及弟智光、侄继宗，逃至特磨道，为余靖追获，解京伏法。独智高窜死大理，由余靖索取尸身，函首入献。南方既平。

仁宗又下诏改元，号称至和。适值张贵妃一病不起，竟尔逝世。仁宗悲悼逾恒！辍朝七日；且禁京城举乐一月，追册为皇后，治丧皇仪殿，赐谥温成。知制诰王洙，迎合意旨，阴与内侍石全斌结连，欲令孙沔读册，宰相护葬。其时庞籍罢相，陈执中继任。执中奉命惟谨，孙沔入朝抗言道：“陛下欲令臣沔读册，何敢不遵！但臣职任枢密副使，非读册官。不读册，是谓逆旨；臣若读册，是谓越职。须陛下将臣免职，方才可告无罪。”仁宗默然不答，次日竟罢沔职，徙知杭州；且令参政刘沆充温成皇后园陵监护使，葬毕叙功，擢同平章事。未几，陈执



中以台谏交章论列遂致免职。仁宗择相未定，恰值学士王素，因事入见。仁宗问道：“卿为故相王旦之子，与朕为世旧，非他人可比。朕欲择相，卿以为谁可当此重任？”王素奏道：“但教宦官宫妾不知姓名者，便可人选。”仁宗道：“据卿所言，只有富弼一人可以充选。”王素顿首拜贺道：“臣庆陛下得人矣！”仁宗又问文彦博如何？”王素道：“亦宰相才！”乃下诏召二人人朝，并授同平章事。诏下之日，士大夫额手称庆！过了至和二年，又改年号为嘉祐，仁宗御大庆殿受贺，忽然眩晕欲仆，亟命群臣草草行礼，退回宫中，自此数日不朝，内外忧疑，群情汹惧！幸赖文富二相，以祈祷为名，值宿殿庐，方能镇靖无事。文彦博于问疾之时，乘间请立储君，仁宗总是含糊答应。过了一月，才得痊愈，御延和殿召见百官。文、富二相，始敢退旧私第。知谏院范镇，请建储位，罢免谏职。学士欧阳修、侍御史赵汴、知制诰吴奎，上疏力请，亦不见允。殿中侍御史包拯，又上章极谏，竟把他出知开封府。

这包拯，字希仁，乃安徽合肥人，初举进士，授建昌县知县，因父母年老，辞不赴任。直至双亲逝世，庐墓终丧，方才出仕。初知天长县，即以善折狱著闻；后拜御史，加按察使，又历三司户部判官，出为京东转运使，复人为天章阁待制，更知谏院，除龙图阁直学士，兼殿中侍御史。生性刚正不阿，权贵豪戚，宦官近幸，皆为斂手。既知开封府，大开正门，任人诉冤。无论何种案件，皆令两造上堂，辨白是非；如有枉屈，必尽力察访，务得真情而后已。锄强扶弱，伸冤理枉；不避权贵，矜恤孤寡；一介不取，铁面无私。童稚妇女，皆知



其名，或呼为“包待制”，或呼作“包龙图”。京师为之语道：“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后人因此一语，便说包公能日断阳间，夜断阴间，死后且为阎罗天子。《包公案》一书，就是从此附会而成的。其实包公善能断狱，乃是真的。那些无稽之谈，却不足凭信。后人有诗一首，咏包公之善于折狱，倒还说得不错，录在下面，诸位看了，就知包公的为人了。其诗道：

理枉会仗是廉明，岂有神仙异术存；

刚正如公能有几，果然一笑比河清。

读了这首诗，可知包公完全是个刚正不阿的人，并非攻乎异端之辈。后人说神说鬼，未免厚诬包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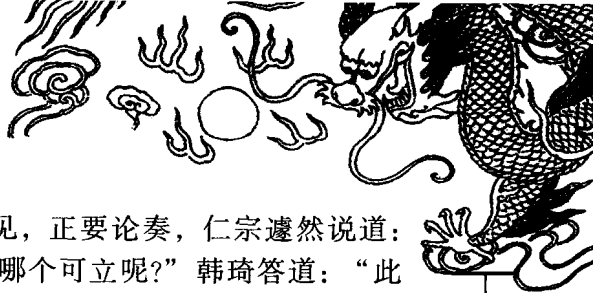
那包拯做了两年开封府，仁宗仍旧召他入朝，授为御史中丞。包拯受职以后，仍然是正色立朝，绝不阿附。才过了几日，他又伏阙上，请立储君，以端国本。仁宗不悦道：“卿又来说此事了。朕且问卿，何人可立？”包拯叩首奏道：“臣之本意，不过为宗庙万世计。陛下今问臣何人可立，是疑臣请立储君，抱有邀福之意了。臣年将七十，且元子嗣，还有什么后福可邀。但是耿耿孤忠，难安缄默，愿陛下察之。”仁宗听了，很为动容，方和声谕道：“卿之忠心，朕已知之，建储一事，总当举行，待朕妥议便了。”

那包拯本有一子，名唤包绛，娶妻崔氏，曾为建州通判，壮年去世。崔氏无子，守节不嫁。因此包拯面奏仁宗，说道没有子嗣。但包拯有个媵妾，怀孕被出，在母家生下一男，为崔氏所知，暗中赡养，母子俱得生全。嘉祐六年，包拯为枢密副使，守了一年患病将死。崔氏始将此事告知包拯，乃命取回媵子，继承宗祧，命



名曰 j 垂 0 包拯临歿，留遗嘱道：“后人倘得出仕为官，当谨守清白家风。如或犯赃，生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安葬祖茔。不从吾志，非我子孙。”言毕而逝。有诏追赠礼部尚书，赐谥孝肃。惟立储一事，也在嘉祐六七年间接方才定夺。原来，仁宗生有三子，长名叻，次名听，三名曦。皆生而不育，仁宗日夕望子，无奈育麟乏兆，终成虚愿。自张贵妃歿后，仁宗追思故剑，又召回前时的杨美人。杨美人原是刘太后的亲戚，色艺双全，重新入宫，晋位婕妤，迭进修媛修仪诸名号，也是梦态无期，徒擅宠幸。仁宗因后宫无出，又采选良家女子十人，一一召幸，宫中号称“十斋”。这十斋都欢喜恃宠争权，各有各的门路，内中尤以黄美人、刘美人两个更为骄纵揽权，贿赂公行，中外侧目。当嘉祐四年秋间，月食几尽，御史中丞韩绛，奏称十斋恃宠，不足育麟，反伤阴教，应请严加裁抑。仁宗览奏，暗加察访，得了实据，遂将十斋尽行遣去，并放出宫女一二百人。

至嘉祐六年，文彦博年老致仕，富弼亦丁母忧，乃用韩琦同平章事，宋庠、田况为枢密使，张升为副使。韩琦入相，首以建储为请。仁宗道：“后宫现已有孕，且待分娩后，再议罢。”不料到了产期，又复生女。韩琦乃呈进《汉书·孙光传》道：“汉成帝无子，曾立犹子为嗣。彼乃中材之主，尚能择人付托，何况英明如陛下呢！”仁宗仍是迟疑不决。会知谏院司马光，知江州吕海连章固请。司马光奏中且言储位不定，必有小人从中作梗，欲俟临时仓猝之际，援立亲厚的人。古时有定策嵩老，门生天子之名，都是从此而来的，岂不可危！仁宗见了此奏，果然感悟，命将本章交中书会议。首相



韩琦，次日带了本章进见，正要论奏，仁宗遽然说道：“朕久有立储之意，卿看哪个可立呢？”韩琦答道：“此事非臣等所敢私议，还请决自宸衷。”仁宗道：“宫中尝养二子，年小的不甚聪明，就是大的罢。”韩琦即便请名，仁宗道：“名为宗实。”韩琦道：“既然如此，陛下不用再疑，就此定夺才好。”此时宗实生父濮王，身故未久，正在藩邸守制，遂下诏起复，令知宗正寺。宗实天性至孝，欢喜读书不好嬉游，衣服俭朴，与儒素之家无异。当下得诏，再三辞谢。仁宗又问韩琦。韩琦道：“陛下为宗社计，择贤而立。今固辞不受，正是器识远大。足见陛下赏鉴不虚，请令终丧视事便了。”次年宗实服满，韩琦又入奏道：“宗正一诏，已见明文，中外臣民，尽知陛下择嗣，不如即日正名为是。”仁宗点头答应。韩琦退回中书，即令王圭草诏，王圭道：“此事关系宗社，非当面受命，不敢遽草。”次日早朝，亲自入宫请示。仁宗道：“朕意已决，你可速去办来。”王圭再拜称贺，乃退回草制，立宗实为皇子，赐中曙。宗实又称疾固辞，司马光入奏道：“谦让固是美德，但父召无诺，君命召不辞驾而行，这是臣子大义，请陛下举义相，绳皇子自不敢有违了。”仁宗召判大宗寺安国公从古往传意旨，宗实尚不肯受，记室周孟阳，私问宗实，究是何意？宗实道：“非敢邀福，实欲避祸。”孟阳道：“今皇上屡次传诏，固辞不受，倘中官等别，有所奉，转启嫌疑，还能安然无患么？”宗实始悟，即与从古等相偕入宫。临行的时候，向家人说道：“谨守茆舍，待上有嫡嗣，我便归来了。”进宫之后，‘每日一朝，有时或入侍禁中；过了一月，受封为巨鹿郡公。大事方定，仁宗已一病不起，嘉



右八年三月初旬，驾崩于福宁殿，遗诏皇子曙即皇帝位，皇后曹氏为皇太后，仁宗在位共计四十二年，寿五十四岁。

仁宗既崩，皇后曹氏深防有变，即命将宫门各匙收在身旁，待至黎明，命召皇子入宫，并传集韩琦、欧阳修等，共议皇子即位事宜。皇子哭临已毕，遽欲退出。曹后道：“大行皇帝遗诏，令皇子嗣位。皇子应承先志，不得有违。”皇子变色道：“曙不敢为。”韩琦忙掖留道：“承先继志，始可谓孝，圣母言不得有违。”皇子曙乃遵命嗣位，御东楹，见百官，是为英宗皇帝，尊皇后曹氏为皇太后，大赦天下。英宗欲行古礼，谅阴三年，命韩琦摄冢宰。大臣等多不为然，这才罢了。不到一月，英宗忽得暴疾，喜怒无常，病卧于床，不能理事；只得援前朝故事，请太后垂帘听政。太后深通书史，遇事援引处断，颇为适宜。外事却可放心，倒是宫廷里面很为不和。只因英宗患病，性情暴躁，举动改常，左右内侍，稍有不和，非打即骂，因此怨声载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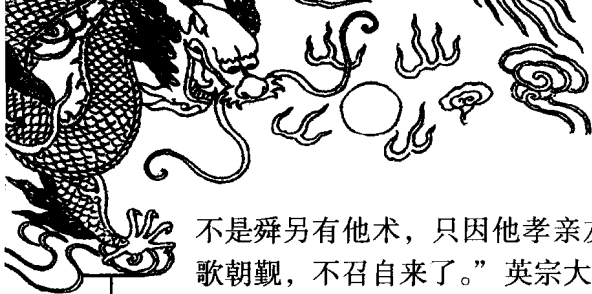
内都知任守忠，本是奸猾之人，前时仁宗无子，他原想立个昏弱的人做了皇帝，就可以于中揽权。后来立了英宗，已是满肚皮的气愤无可发泄，今见各人皆怀怨望，他就联络左右使令之人，在两宫之前，肆行离间起来。在太后跟前，说皇帝怎样不孝，到底不是亲生之子，总没有真心对待太后的；在英宗面前，只说太后怎样不慈，陛下这样病着，他连正眼也不瞧一瞧，仍是寻欢作乐，好在不是他亲生养育的，陛下倘有不测，他又可以再承继一个人。诸如此类的言语朝夕进谗，两宫之间如何能和睦呢？初时还不过各存意见，后来竟成了仇隙。



外面得了这个风声，人心忧惧，中外不和。知谏院吕海，亟上疏两宫，指陈大义，词旨恳切，多言人所难言。两宫嫌隙已深，哪里挽回得来。一日，韩琦、欧阳修奏事帘前，太后呜咽流涕，具言英宗改变常度。韩琦道：“这是圣躬不豫，故失常态；病愈以后，必不至此。”欧阳修接着说道：“太后事先帝数十年，贤德之名，四海共闻，温成得宠之时，太后尚能容忍。如今母子相关，难道反不能容忍么？”太后听了，气方略平。欧阳修又道：“先帝在位日久，德泽在人，所以一日晏驾，天下奉载嗣君，元敢异议。今太后虽然贤明，究竟是个妇人。臣等五六人皆是措大书生，若非先帝遗命，谁肯服从呢？”太后沉吟不语，韩琦即朗声道：“臣等在外，皇躬若夫调护，太后不得辞责。”太后听了这话，瞿然道：“这话是从哪里来，我心里更为此事愁得很哩。”韩琦、欧阳修皆顿首道：“太后仁慈，臣等素所钦仰，所望是能够全始全终。”言毕而退。这一番言论，左右内侍听了，莫不瞠目咋舌，方才不敢肆其阴谋。

过了些时，英宗渐愈，韩琦进宫独见。英宗略问数语，便道：“太后待朕，未免寡恩。”韩琦对道：“古来圣帝明王，也属不少。因何独称舜为大孝，难道此外的都是不孝么？不过亲慈子孝，乃是常道，未足称扬。若父母不慈，子仍尽孝，乃可名传千古。臣恐陛下事亲尚有未至，天下岂有不是的父母么？”英宗闻言，为之改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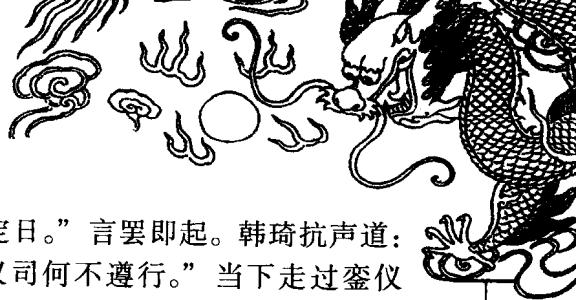
英宗身体既愈，命侍臣在迓英阁讲读。翰林侍讲学士刘敞，进读《史记》，至尧授舜天下事，拱手讲解道：“舜起自侧陋，尧乃禅授大位，天下归心，万民悦服。这



不是舜另有他术，只因他孝亲友弟，德播遐迩，所以讴歌朝觐，不召自来了。”英宗大为感悟道：“朕明白了。”遂进宫问太后安，且呈：“病中昏乱无状，得罪慈躬，伏望矜宥。”太后也欣慰道：“病时小过，不得为罪，此后能善自调护，不致违和，我已喜慰得很了，还有什么计较；况皇儿四岁入宫，我朝夕抚养，正为今日，难道反有异心么？”英宗泣拜道：“圣母大恩，昊天罔极。儿若有忤慈命，是无以为人，还能治国么？”太后亦流泪扶起英宗道：“国事有大臣辅弼，待皇儿册后以后，我亟应归政了。”英宗道：“母后多一日训政，儿得多一日受教，请母后勿遽撤帘。”太后道：“我自有主张。”从此，母子之间，嫌隙尽释，和好如初。

英宗即位之后，因为患病，尚未册后；此时病愈，遂册妃高氏为皇后。后乃故侍中高琼曾孙女，母曹氏，为太后胞姊。幼育宫中，及长出宫，为英宗妃，封京兆郡君。至是册为皇后，与太后不啻母女，自然十分亲爱了。

到了第二年，英宗身体复元。韩琦欲令太后还政，不便奏请，乃于入朝奏事的时候，取了几本奏章，请英宗裁决。英宗批后，韩琦复奏太后道：“皇上裁决政事，悉合机宜。”太后一一复阅，亦每事称善。韩琦顿首道：“皇上亲断万机，又有太后训政。此后宫廷规划！应无不善。臣年力已衰，不堪重任，愿即乞休，幸祈赐允。”太后道：“朝廷大事，全仗相公，如何可去。我当退居深宫，不再与闻政事了。”韩琦道：“前朝太后，贤如邓马，尚且贪恋权势。今太后如此盛德廉冲，真可压倒千古了，但不知：何日撤帘？”太后道：“我并不要干预



政权，说撤就撤，何用定日。”言罢即起。韩琦抗声道：“太后已有旨撤帘，銮仪司何不遵行。”当下走过銮仪司，将帘撤下。太后匆匆入内，御屏后犹见衣角，内外都惊为异事！英宗亲政，加韩琦为j占仆射，每日御前后殿，亲理政事。

上太子宫殿名为慈寿宫，所有太后出入仪卫，如章献太后故事。知谏院司马光，见诸事就绪，只有内侍任守忠还没有除去，便上疏极言任守忠离间两宫，致酿大祸，请将守忠斩首市曹，以申国法。英宗见奏，也很以为然。

次日韩琦至中书处忽出空白敕书一道，自己先行署名签字，复请两参政一同署名签字。此时参政是欧阳修、赵概。欧阳修接敕，并不多言，遂即署讫。赵概还在迟疑，欧阳修道：“韩公必有道理，不妨照签。”赵概方才署名，韩琦即坐政事堂，将任守忠传来，立于堂下，当面喝道：“你知罪么？”本该斩首，皇上天恩浩荡，姑从宽典，发往蕲州安置，你可从速启行。”任守忠在下面，只是叩头，哪里敢说一句话。韩琦遂把敕书取出，填了守忠的名字，立命押解起程。众人才明白韩琦用空白敕书，是因为任守忠势力浩大，倘若露了风声，不但有人前来求情，恐有甚变故，所以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办理此事。守忠既去，又追究余党史昭锡等十余人，一概充发出去。中外人心为之大快。

英宗亲政之后，首先下诏，命廷臣会议追尊本生父濮王典礼。群臣奉诏，很觉为难，没人敢开口议论。独知谏院司马光，援史评驳，说是汉宣帝为孝昭后，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上继元帝，亦没有追尊巨鹿南



顿君，这是万世一定的道理，不可以移易的。于是翰林学士王圭等，就照着司马光话说，略加增改，议奏上去。中书处嫌他们议得不甚详细，究竟濮王应该怎样称呼用名不用名，发下再议。王圭等又奏称濮王为仁宗之兄，宣称为皇伯父而不名。欧阳修以为议得不妥，援据《丧服大记》，撰成《为后》或《问上下》二篇，大旨说是身为人后，应为父母降服，三年为期；惟不设父母原称，这就是服可降，名不可设的意思。若本生父改称皇伯，历考前代，均无典据，即如汉宣帝及光武帝，亦皆称父为皇考，未尝称皇伯，至进封大国，尤于礼不合，请下尚书省集三省御史台议。太后也下手诏，说执政处事寡断，徒起纷呶。英宗只得将此事搁起，等考得确实典故再说。

转眼便是一年，这一年里面，御史吕海、范纯仁、吕大防，先后上疏固争，都说王圭等所议不错，请即照准。一连上了七道奏章，总是不见批答，又因为尊崇本生的话，乃是韩琦发起又上疏参他专权导谏，请免职治罪；又参欧阳修首倡雅议，媚君邀宠，请与附会不正的曾公亮、赵概一同贬谪。英宗只是置之不理。后来还是太后见群臣们永远坚持下去，不是个道理，便下一道手诏道：

吾闻群臣议请皇帝崇封濮安懿王，至今未见施行。吾载阅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谯国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濮安懿王称皇，王氏、韩氏、任氏并称后，特此手谕，其各钦遵。

中书处奉到手诏，呈于英宗。英宗又下诏辞让一番，然